

張發奎與抗日戰爭 (中)

(本文插圖刊第9頁)

● 繆培基 (中華民國前任駐黎巴嫩共和國大使，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九江退兵險受處分

一九三八年五月以後，日軍在徐州會戰獲勝，由華北調兵進侵武漢。六月敵突破我安慶馬當的江防要塞線。七月佔江西省湖口。作為武漢門戶的九江驟形緊張。最高統帥部乃將武漢及其外圍畫為第九戰區，將國軍分成四個兵團：以南昌方面為第一兵團，薛岳任總司令；長江北岸之廣濟、黃梅、英山、羅田一帶為第四兵團，王纘緒任總司令，對平漢鐵路方面敵軍作戰。張發奎為第二兵團總司令，指揮八個軍（第四軍在內），負責確保贛鄂門戶，固守九江以西至蘄春的長江兩岸各要點。他於七月十五日由鄂東移駐九江指揮作戰。這是長江兩岸江河湖沼的地帶，地形特殊，原屬利守難攻。但在敵掌握海空權與高度機動性之下，變為利攻難守。水道予敵以船隻輸送兵員及其後方交通補給之便利。可在長江兩岸自由選擇登陸地點。相反的，我軍因江湖障礙，兵力調動大受限制，通訊連絡亦感困難。

七月二日戰鬥開始。那天鄱陽湖面風力強大，細雨霏霏，天色昏黑。敵以運輸艦五艘，汽艇

數十，藉湖中鞋山小島之砲兵火力掩護，在姑塘強行登陸。守軍一營全部壯烈犧牲。該地區之預備隊被敵優勢砲兵與百餘架飛機不斷轟炸射擊，不能及時阻止敵登陸行動。二十三日竟日激戰，灘頭陣地被敵佔領。預備隊所餘兵力不支，分向星子、九江撤退。次日拂曉我以第二十五軍王敬久之一個師及二十九軍團（李漢魂轄）主力部隊實行反攻，對敵萬餘交鋒。因敵陸空砲火熾盛，我軍損失慘重而未奏功。廿五日姑塘方面仍在劇戰，惟九江方面又被敵擊破。中央地區部隊腹背受攻。九江市街被敵機炸毀燃燒。敵軍陸續登岸。我方可能適時增援之部隊僅有歐震之第四軍。面對此危急情況，張發奎只有兩途可擇。(一)將全部兵力投入決戰，作孤注一擲；(二)遲滯敵軍前進，實行逐步抵抗。張發奎受淞滬戰役之教訓，經詳研利害後，決定採持久抗戰的策略，乃下令轉移陣地，以第四軍及第六十四軍李漢魂所轄第一五五、第一八七兩師佔領獅子山、張家山、兩臺嶺、豆賽湖之線為第二抵抗線，兼負掩護兵團主力後退之任務。

兵團主力於廿五日夜開始轉移，廿六日下午

到達指定地點。第四軍亦於同日拂曉確實佔領陣地。但優勢之敵即於晨八時向第四軍陣地進攻。雙方劇戰至廿八日防線屹立不動。兵團主力得此掩護，遂能到達新陣地。第四軍經過三晝夜苦戰，傷亡甚重。張發奎於廿八日夜令該軍轉進大材熊、董家山、李家河之線，將中央地區守備隊撤至黃老門附近，與右地區之第四軍誘敵深入我袋形陣地，適時從左右兩側轉取攻勢，而將敵軍包圍殲滅之。這是我的戰法。

蔣委員長中正懷疑張發奎不將第四軍加入九江附近戰鬥，係有意保存與他有歷史關係的部隊之實力；而且，未奉命令，擅自過早撤退至獅子山第二抵抗線，乃於七月卅一日下達命令：『南潯線方面軍事，即日起由薛(岳)、王(纘緒)兩總司令負責主持。張總司令發奎即行調回可也。』這是變相的撤職，陣前易帥。對張發奎而言，這是抗戰八年感受最悲痛而又最蒙恥辱的一次。他認為前線戰鬥情勢瞬息萬變，指揮官應隨局勢之轉移，根據當面敵我情況，決定前進或後退。而且，兵力的運用也是戰地指揮官應有的職權。第四軍固然與他有悠久的歷史關係，遠在北伐

時，他首任該軍長。但在對強敵作戰時，任何配屬他指揮的部隊，祇尋求如何去部署，俾各達成其任務，絕無衡量自己與各部隊之深淺關係，以保存自己的實力。九江戰役後，蔣公未經調查，即下令撤職，實有傷將官的尊嚴。

張發奎遵命將指揮權移交清楚，回到武漢，陳請願受軍法審判。後來，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對張發奎說：「你在九江指揮經過完全正確。我早已向蔣委員長為你解釋，惟未被採納。嗣陳辭修（誠）將軍又向蔣委員長說明你在九江撤退是他下令做的。如果要處分，就該處分他。他把撤退的責任承擔起來後，蔣中正委員長對你已無問題了。」

由此可見何應欽、陳誠兩將軍對張發奎之愛護，不讓他受委曲。九江附近撤退確是張發奎自己決定，陳誠將軍並未下達命令。張發奎在「回憶記」裡說：「蔣委員長當時越級處分，實欠考慮。如我有錯，應由我的上級陳辭修將軍處理（作者按，當時陳誠任前敵總指揮）。但蔣委員長並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級呈報，就逕自越級干涉。這是他常犯的毛病。再說，九江戰役，假如我當時不適時下決心撤退，則第一線部隊勢必被敵人吸引而無法脫離，其情況就會蹈淞滬會戰失敗的覆轍。如不能在第二抵抗線穩定戰局，遲滯敵人行動，則勢必影響武漢更早陷於敵手。」

蔣中正委員長在武漢聽取張發奎九江戰鬥經過的詳細報告後，不但不處分張發奎，且命其恢復第二兵團指揮的責任。故張發奎說：「蔣委員長是我國領袖，也是我的長官，我非常敬仰他。」

但是，當他與我的意見相左時，在我職權範圍之內，我決不改變我正確的意見。他很偉大；如果不够偉大，他可以用無數的方法掣肘我，使我工作愈加困難。然而，他從不如此，甚至對我更好，故我很尊敬他。如上述之事，以他之個性及其堅定之決心，縱有人為我解釋，亦不會諒解的。而他聽取我的報告後即不追究，立刻恢復我的職務。」（見回憶記第廿三頁）

陽新大戰敵取武漢

張發奎於九月一日在湖北陽新縣重新設立指揮部時，江西瑞昌已於八月廿四日失守。敵以六個師團之兵力沿長江兩岸西侵。其艦隊配合陸軍溯江而上，企圖直取武漢。另一支隊沿南潯路南下，以掩護其主力的左側背。又有一部隊進入大別山北麓，攻略信陽，以迂迴漢口。敵艦利用長江作運輸連絡，與陸上部隊相呼應。我沿江要塞設備薄弱，又無制空權。面對此形勢，兵團作戰著眼於阻止沿瑞昌至陽新公路西進，與溯江北上之敵，並隔離敵人之水陸兩方相呼應的效用。因此，瑞昌以西之山地及碼頭鎮、田家鎮兩要塞之確保，是這次作戰勝敗的關鍵。

瑞昌以西是五百公尺以上的連綿山地。瑞昌至陽新公路蜿蜒於山坡間，利於防守。張發奎將扼要據守公路兩側的高地責任交第卅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擔負，統率十個師兵力，以所轄第五十四軍長霍揆彰擔任碼頭鎮的守備。敵派山地作戰部隊穿便於爬山的輕裝，携刀斧及手榴彈，常利用黑夜，攀登峭壁，偷越羊腸小道，突擊我軍

所佔高地。經過三星期持續戰鬥，敵攻每一山頭，損失不少，尤以在紗帽嶺、大腦山一帶被湯部第十三軍張軫和第四軍歐震所部打擊，傷亡更重。但在敵水陸兩路夾攻之下，碼頭鎮終於十四日失守。富池口則先於八月廿三日陷敵，我右翼湯恩伯的第卅一集團軍迫得向陽新地區撤退。

張發奎於九月一日到達陽新後即準備戰場，配置兵力，以湯恩伯集團軍（轄六個軍）守富河右岸，為中央重點，相機側擊敵之左翼。並與我右翼排市以南之第一兵團（薛岳）協調，機動作戰。左翼地區以李漢魂的第廿九軍團扼守長江對岸之田家鎮要塞。因被江面隔斷，兵力支援不易，通訊連絡亦甚困難，故只可獨立作戰。右翼排市方面的第三十軍團與中央方面之第廿六軍團是新加入作戰的部隊，新兵甚多，訓練不足，裝備不全，是我方一個弱點。日軍於九月廿五日開始攻擊我陽新陣地。廿八日田家鎮受敵從東、北兩面夾擊，而於廿九日失陷。半壁山被敵長江軍艦和田家鎮軍砲交互轟炸，工事悉毀。守軍兩營與陣地同歸於盡。十月四日淪陷。

陽新正面之敵軍主力與我左翼當面之敵同時向我陣地進攻，全線劇戰。在我軍奮勇格鬥之下，敵死傷累累。我軍處境亦正危殆。敵以從水道深入迂迴行動，協助其陸上主力之進展。十月八日佔江右之黃額口，十三日陷漳源口，直趨石灰窰、黃石港，顯欲進入大冶以拊我之側背，而包圍我在陽新之大軍。張發奎派第六軍甘麗初之九十三師佔領該方面陣地。十九日優勢之敵即向之攻擊。激戰三晝夜後，甘師向大冶轉進。

十月廿一日陽新及大冶附近情況極度惡化。張發奎報告最高統帥部。十月廿二日下達命令，全線向金牛以東之線撤退，以拱衛武漢。

此次戰役經過五十餘天。在極慘烈情況下進行。敵雖達成其攻略目的，但損失重大，且超出其預期作戰時間。我方喪失約一百方公里土地，消耗十七個師兵力。

平漢鐵路方面情況更加嚴重。十月十二日信陽失陷。國軍撤至桐柏山區。漢口以北無險可守。政府自動放棄武漢。敵軍遂由信陽長驅南下，於十月廿五日不待與沿長江西犯之敵會師，而先期佔領武漢。武漢失陷後，羅卓英將軍率領一部隊循粵漢鐵路向南撤退，敵軍跟踪緊追。張發奎奉命將第十一軍團（李延年）與第三十二軍團（關麟徵）交羅卓英指揮，拒阻鐵路北正面之敵軍南進。張發奎在通山、崇陽、蒲圻，重新調整一個陣線。十一月一日以周磊、盧漢、李延年分任右、中、左各地區隊伍的指揮，扼守粵漢鐵路、湘鄂公路，和通山至崇陽之公路。敵軍同時沿公路鐵路南下。其飛機戰艦活躍於我陣地上空，及嘉魚之江面。我軍經過三個月的戰鬥，疲憊不堪，士氣萎靡，且戰且退。十一月四日失通山，七日失崇陽、羊樓司，九日失通城、臨湘，十二日失城陵磯、岳陽。計在十二天內失去一百餘方公里的土地。敵因傷亡過多，亟需整補；且因佔領區域愈大，所需兵力亦愈多，遂停止前進。

第四戰區權責割裂

當武漢外圍大戰方酣，敵於十月十二日以強

大兵力在廣東大亞灣登陸。余漢謀所轄第十二集團軍日夜趕赴石龍、增城迎擊。但奉命不戰而退，廣州旋告淪陷（廿一日）。

最高統帥部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五至廿八日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由蔣委員長親自主持。

決定：（一）改革指揮系統。將原有之軍委會、戰區、兵團、集團軍、軍團、軍、師共七級之多，而通訊落後，對指揮及兵力之運用極不靈活，且多遲誤，故予以廢除。撤銷兵團與軍團兩級及師以下之旅級，改以軍為戰略單位（原以師為戰鬥單位）。在軍以上之指揮機構只有軍委會、戰區、集團軍之三級。（二）以守勢持久戰為戰略指導。（三）成立十個戰區（即123458910加蘇魯戰區及冀察戰區）。（四）設戰地黨政委員會，直屬軍委會，各淪陷區設分會。其任務為發動民衆對敵抗戰，消滅偽組織，阻止敵之經濟、政治、文化等侵略。（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二日成立）。以李濟琛為副主任委員，邵力子為秘書長。（五）設桂林行營、天水行營，以統一指揮南北兩戰場。撤銷廣州、西安、重慶三行營。桂林行營於十二月十五日成立，白崇禧為主任。張發奎奉派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為副，蔣委員長詢張發奎願否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職。張發奎以自己無行政經驗，且責任過重，而謙辭，舉李漢魂將軍以代。一九三九年元旦在曲江（韶關）就職。當時日軍約四萬人佔據廣州及四圍據點。第四戰區所轄部隊，除在粵、桂南區第十六集團軍夏威所屬兩軍共六個師外，廣東省內有第十二集團軍所屬張達、張瑞貴、葉肇三個

軍共八個師，兩個獨立旅，及戰區直轄的第六十四軍鄧龍光之三個師。照編制定額應有兵員二十萬；但實際上，除夏威集團兵員比較充足外，其餘各軍殘破不堪。葉肇、鄧龍光兩軍剛從武漢方面調回整補，余漢謀的第十二集團亦經過廣州外圍與敵戰鬥，損失頗重，故實有兵力不足三分之一。依照最高統帥部的戰略指示，戰區須先穩定第一線整頓後方著手。就是說，作戰計畫以確保粵北，佔領英德、翁源既設陣地為守勢作戰方針；以加強陣地工事，調整部署，訓練部隊諸業務為準備作戰的工作。

張發奎遵照最高統帥部規定，在南雄縣僻靜的修仁村設立「第四戰區幹部訓練團」，由蔣委員長中正兼任團長，張發奎以副團長名義負責主持，副司令長官余漢謀、粵省府主席李漢魂兼任團附。一方將黨、政、軍各級幹部輪流調訓，一面挑選各部隊優秀軍士，施以士官訓練，為初級幹部之補充或儲備。此外，又成立「政治幹部訓練班」，招收青年學生，施以軍事政治訓練，以備在戰時組訓民衆及協助部隊作戰的工作。幹部團經過七個月嚴格教育，先後畢業的約四千餘人，分別派到各部隊服務。訓練期間，張發奎常由曲江驅車往團，對各班講話，或小住團內與學員共起居飲食。本文作者當時任國民黨廣東省執行委員，曾應張發奎邀請到團講演。見團內整潔、嚴肅，朝氣蓬勃，洋溢著愛國、樂觀而積極的精神。第四戰區那時指揮系統混亂。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僅有空銜而無兵力，亦無明確任務。第六十四軍長鄧龍光和十三個保安團，及稅警總

團擔任西江防務，各不相屬，形成各自為戰的姿態。張發奎乃向最高統帥部建議調整戰區的軍事部署如左：

甲：作戰地區畫分為東、南、西、北四區。每區以一個集團軍擔任：

(1) 東區：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指揮第六十五軍繆培南之預備第六師及獨立第九旅。

(2) 南區：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夏威(副蔡廷楷)指揮原第三十一軍(韋雲淞)及第四十六軍(夏威兼)

(3) 西區：將粵省保安隊抽出八個團編為一軍，加第六十四軍鄧龍光部，合編為第三十五集團軍，以李漢魂兼任總司令，鄧龍光為副。

(4) 北區：由副長官余漢謀指揮之第十二集團軍所部之三軍及獨立之第二十旅擔任。

乙：由中央指派一個軍，控制於曲江附近為總預備隊。

丙：粵省保安隊撥出八個團編成一軍，以保安處長鄒洪任軍長。所餘五個團以吳迺憲任保安處長。

丁：粵省稅警總團除留四個營仍任緝私工作外，其餘三個團及一個營編為一個師，歸西江方面之集團軍總司令李漢魂指揮。

這一建議得最高統帥部核准，並頒佈人事和區分命令。

兩廣軍人由於封建意識與地盤觀念作祟，反應不佳。他們認為張發奎立意分割廣東部隊的統一，恢復原第四軍的勢力，因吳奇偉、李漢魂、鄧龍光、繆培南都是第四軍前任將領。抗戰初期

李漢魂、鄧龍光和葉肇的部隊在京滬地區作戰。廣州鎮守任務由第十二集團軍擔任。該軍總司令余漢謀便取得廣東軍政大權。他的直轄部隊由一個軍擴充為四個軍及兩個獨立旅。廣州失陷後，鄧龍光率領的第六十四軍和陳烈各軍相繼開入粵境。把封建意識者視此為分割第十二集團軍的勢力。至第三十五集團軍成立，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兼任總司令，余漢謀、李漢魂兩人在軍事、政治兩方面無形中存著歧見而發生摩擦。面對這一現象，張發奎在指揮上自然多所顧慮，受了許多牽制。至於夏威所轄的第十六集團軍，純是廣西的財產。廣西在過去有七、八年獨立的歷史，軍政權力都掌握在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手裏。因此，該集團軍的指揮和桂省境內的軍事調動都由白崇禧將軍一手把持。戰區司令長官不便干預。故廣西畫入第四戰區，和第十六集團軍編入戰區序列，不過是指揮系統內名詞而已！中央亦顧慮及此，乃另行成立「桂林行營」，統制西南一切軍政事宜，並將廣西一部分畫歸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將軍直接指揮。結果，第四戰區轄境限於廣東一省。幸張發奎與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有過歷史上密切友誼，遇事尚能互相商討，推誠合作。否則，戰區司令長官將成為有名無實。

粵北大捷敵佔南寧

第四戰區於一九三九年元旦成立至十月，除了二月海南島被日軍佔據，八月潮汕失守外，正面敵我對峙，並無接觸。

十一月十五日黎明，集中於海南島的敵軍發

動海陸空聯合作戰。砲艦向欽州灣沿海陣地發砲轟擊，飛機百餘架低飛掃射投彈，先陷防城縣。十九日進佔欽州。隨即以主力沿欽甯公路北進，廿三日渡蘆江，廿四日奪取南寧。桂林行營(非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調集部隊，附以戰車一隊和少數飛機於十二月中旬對敵取攻勢，在崑崙關附近進行激烈的拉鋸戰。敵傷亡頗重，退守南寧。廣州近郊之敵為策應日軍攻略桂林，對粵北方面出擊。十一月下旬聯合各兵種部隊約四萬餘人，沿粵漢鐵路向軍田、銀盞坳進犯。廿七日鐵路正面的我軍開始向敵迎擊，經兩旬之激戰，我獲大勝。十二月十五日敵援兵到廣州，復以主力向從化縣北進，張發奎令第十二集團之六十二軍(張達)附第六十五軍繆培南部向軍田、銀盞坳之敵攻擊。自十八日起劇戰不停。敵之後援部隊源源增加，其騎兵利用我防地空隙之點出入威脅。一九四〇年元月三日翁源方面之敵開始退却，英德正面之敵亦呈動搖，是為第一次粵北大捷。敵北進企圖被我軍粉碎。至元月七日我軍恢復十一月廿日以前的態勢。敵遺屍一千餘具，我俘獲日軍官數名，士兵五十八人，汽車數十輛。於是，粵北乃告穩定。

桂南挫敗代人受過

一九四〇年一月下旬敵由粵調遣約一個師團之兵力沿南寧賓陽公路以北地區向我陣地攻擊。另一部兵力迂迴崑崙關直趨賓陽。我方守軍單薄，由粵調來之第六十六軍葉肇部又行動遲緩，不能依時到達。致賓陽、思隴於二月二日相繼失陷

。三日敵進至鄉墟，隔清水河與我軍對峙。柳州、宜山一帶無部隊守備，情勢危急。居民驚惶，紛紛準備逃難。蔣中正委員長迭次電令張發奎赴桂南指揮。張發奎以廣西境內軍事是由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直接指揮。在戰況不利之際更換指揮官，實不合時機。惟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上級有令，只有不計成敗，毅然而行。

張發奎一月廿七日到達遷江至桂林行營指揮所，戰況尚未明瞭，白崇禧主任即告：情勢危急，必需命令正面部隊退却，否則，崑崙關一帶守軍將被敵包圍殲滅。張發奎無可奈何，即忍痛負起失敗的責任，在預先已擬妥的撤退令上簽了名，然後下達正面部隊。

事實上，這是敵人撤退前的逆襲行動。因自二月二日起，一週間敵軍如狂風掃秋葉一般陷我賓陽、上林、武鳴和青水河流域一帶，震撼黔桂後方之後便揚長而去。除一部仍據守南寧與附近主要據點外，其主力則紛紛南撤，至廣州灣登船遠颺。足見桂林行營對敵人企圖完全不明，對情況亦不瞭解，致大起恐慌，手忙腳亂而下達撤退的命令。

事後，張發奎向最高統帥部自請處分。蔣中正委員長在柳州召開會議，檢討此次作戰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是上級指揮官對敵情判斷錯誤，處置失當，而第六十六軍長葉肇不遵命令，行動遲緩，有誤戎機。陳誠、白崇禧兩將軍受降級處分，張發奎記大過一次，葉肇將軍被撤職扣辦。戰地指揮官犯了錯失，應受適當處分，無可非議；但導致錯失的原因值得深入檢討。

張發奎對桂南戰役失敗的原因作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最高統帥部兩大誤失：

(一) 最高統帥部分割戰區建制，混亂權責。

第一次——把桂南地區的指揮權，由第四戰區撥交桂林行營。

第二次——把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對廣東省東

江、西江、北江的指揮權移交余漢謀。

關於第一次誤失，最高統帥部已將廣東、廣西兩省畫為第四戰區之轄境，則該兩省境內任何戰鬥應由戰區司令長官指揮，這是當然之事。但最高統帥部却令第四戰區長官部將所轄桂南地區之指揮權撥交桂林行營。事實上，桂林行營之設立係為就近協調華東、華中、華南之第二、第九、第四戰區之行動，其指揮權應以此為限。若將第四戰區轄境撥出一部份交桂林行營指揮，那是割裂戰區之體制，混亂權責。顯然是對封建意識(桂系地盤)屈膝。

其次，第四戰區既受桂林行營指揮監督，則其對戰區轄境內所有地區，不論是桂南或其他地區，在戰鬥指揮方面，儘可依照指揮系統層次命令戰區長官執行。但最高統帥部不此之圖，竟將桂南地區撥交桂林行營直接指揮。如此，第四戰區的指揮系統被破壞，名義上統轄粵桂兩省，實際上戰區司令長官所能指揮的只有廣東一省了。

更有甚者，一九四〇年一月七日蔣委員長中正又命將廣東省西江、東江、北江三地區的指揮權交余漢謀將軍，將桂南地區從桂林行營手裏交回張發奎指揮。這樣一來，名為統轄兩廣戰區的

司令長官，實際上僅能指揮桂南及粵省南路地區的一隅。張發奎對以上處理大感憤懣，乃於一月十日遵命將西江、東江、北江之指揮權移交後，次日悄然回始興縣故鄉息影，不願前往桂南。

陳誠、白崇禧兩將軍和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張治中相繼以電報電話規勸，張發奎深受感動，鑒於國難方殷，責任未卸，本委曲求全之旨，遂於一月廿日離鄉往桂林。廿六日隨同陳誠、李濟琛兩將軍到柳州，轉赴遷江縣桂林行營指揮所。那時桂南戰事失利，撤退命令早已擬就，專候張發奎到來簽名下達，與行營主任白崇禧共負失敗的責任。

鑒於桂南失敗由於權責不明，雙重指揮的紊亂系統，軍中封建觀念和地盤主義作祟，張發奎向上級建議：將廣東、廣西分為兩個戰區。廣東戰區由余漢謀負責，張發奎專負廣西戰區的責任。最高統帥部初不允許，嗣經迭次申述請求，終於一九四〇年九月間將廣東畫為第七戰區，以余漢謀任司令長官。第四戰區則專負廣西方面的戰鬥責任。

一九四〇年冬日本侵犯法屬越南。佔領桂南的敵軍自九月起，即將南寧、龍州的部隊抽調入越。至十一月盤踞南寧將近一年之敵棄城全部撤至欽州灣登艦而去。桂南乃重見天日，第四戰區轄境內無敵踪。此後三年半的長期中平靜無事。(至一九四三年秋才有桂柳會戰)我部隊先後調往他處作戰。戰區祇留有夏威的第十六集團軍司令部，及其所轄的第卅一軍(軍長韋雲淞)防守國界上幾處門戶。(未完待續)